

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

香港理工大学 石定栩

提要:国内文献中通常将汉语的定语分为限制性的和描写性的两种;国外文献中关于汉语定语的讨论,则常常借用限制性和非限制性这一对概念。从句法语义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汉语的各种定中结构都表示事物的集合,中心语表示一个集合,整个定中结构表示其中的一个子集,所有定语因此都是限制性的。描写性定语的定义不清,这一概念在句法分析中没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限制性定语、描写性定语、复合名词、定中结构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0)05-0323-06

1. 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

汉语有两种带定语的偏正结构,一是(1a)那种复合名词,二是(1b)和(1c)那种复杂名词短语。朱德熙(1982)称前者为粘合式,后者为组合式。如果是形容词性定语,粘合式只能用“白”那样的“简单形式”;组合式可以像(1b)那样使用简单形式,也可以像(1c)那样使用“复杂形式”(朱德熙 1956)。

- (1) a. 白纸
- b. 白的纸
- c. 雪白的纸

朱德熙(1956)还指出,粘合式定语是限制性的。(1a)里的“白”表示一种属性,加在“纸”这个类名上,形成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如果“的”字结构由简单形式构成,其作用也是限制性的;如果“的”字结构由复杂形式构成,其作用就是描写性的,用来描写中心语的状态。

赵元任(Chao 1968)把这一对立推广到所有“的”字结构,认为描写性的逻辑上不如限制性的那么强势,例(2)中“戴眼镜儿的”只是描写“先生”的状况,而不是将其与别的“先生”区分开来,因而是描写性的,而(3)中那个“戴眼镜儿

的”则是限制性的。

- (2) 那位戴眼镜儿的先生是谁?
- (3) 戴眼镜儿的那位先生是谁?

目前的主流意见是所有定语都能分为描写性的和限制性的(如刘月华 1989;黄伯荣、廖序东 2007;房玉清 2001;方梅 2004, 2008),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文献中关于多项定语排序的讨论,也通常以这一分类为基础(如陆丙甫 2003)。

2. 定语分类中的困惑

将定语分为描写性的和限定性的,常见的困难是说不清楚。同样是表示质料的定语,“木头房子”中的被归纳为描写性的(刘月华等 2001),而“石头房子”中的却被说成了限制性的(黄伯荣、廖序东 2007)。同样是动宾短语“的”字结构,同样表示中心语的工作职责,例(4)那个算是限制性的(黄伯荣、廖序东 2007),而例(5)那个却算是描写性的(刘月华等 2001)。

- (4) 驮炊具和行装的骆驼
- (5) 教语文和算术的老师

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概念的模糊性。朱德熙(1956)从形式出发,认定简单形容

词构成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而复杂形容词构成的定语是描写性的,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赵元任(Chao 1968)改为以逻辑意义的强弱为标准,虽然很难操作,但至少只有一个标准。

国内文献中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一类以词类地位为标准,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充任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或复杂形式充任的定语是描写性的(房玉清 2001)。一类以语义或说话人的意向为标准:“限制性定语从数量、时间、处所、归属等方面对中心语加以限制”,“用这类定语修饰某事物时,一定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说话者认为有必要或者必须加以区别”;而“描写性定语从性质、状态、特点、用途、质料、职业、人的穿着打扮等方面对中心语加以描写”,“说话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所描写的事物本身,而不理会是否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刘月华等 2001: 470-473)。第三类以定语的音系标记为标准,带对比重音、表示强调的定语表示旧信息,是限制性的;不带对比重音的是说话者提供的新信息,为描写性的(陈宗利、温宾利 2004: 80)。

以说话人的主观意向为标准,困难在于说话人很少表明说话的意向,听话人只能自己去猜测,很容易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6a)中“隐隐的”被视为描写性定语,理由是说话人只关心当前战场的情况,并不关心其他(刘月华等 2001);(6b)中“隆隆的”被说成限制性定语,理由是“雷声”所表示的是期盼已久的、确定的事物(甘玉龙、秦克霞 1993)。两个短语的结构完全等同,到底根据什么来做出不同判断,很难说得清楚。

- (6) a. 远处传来了隐隐的炮声。
b. 天边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依赖对比重音固然容易操作,但却弊多利少。一方面,书面语中如何判断重音很不好解决;另一方面,坚持无重音定语是描写性的,有时会扭曲句子的意义。如在例(7)中,对比重音完全可落在主语“婆婆”上,但如果因此将“我做的”定为描写性的,只提供无关紧要的附加信息,而不改变中心语的所指,全句的意思就会变

成“婆婆”不喜欢吃饭。这显然有违一般人的语感。

- (7) 婆婆不喜欢吃我做的饭。

按照词类划分定语的功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是,为什么某些词类充当的定语必然是限制性的,而其他词类充当的定语只能是描写性的,始终没有明确的解释。另一方面,按照词类标准所得出的结论,同按照语义所得出的结果,常常是相互矛盾的。“粮食仓库”的定语是名词,按词类标准是限制性的;但“粮食”表示“仓库”的用途,按照语义标准是描写性的。此类矛盾很难调和,也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

3. 关于描写性

要走出困境,办法之一是重新审视相关概念。描写性是句法语义分析的常用概念。在例(8)中,“我们”与“汶川人”是不同的事物,后者在那场天灾之后成为一种象征,用在这里说明主语的一种属性,而不影响主语所表示事物的范围,因此是描写性的。例(9)“是”两边的名词短语表示同一个事物,两者可以互换而不改变句子的真值,这种句子是等同性的。

- (8) 我们都是汶川人。
(9) 理工大学的现任校长是唐伟章教授。

形容词短语表示事物的性质,充当谓语时说明主语的属性、状态、情状等。名词性主语表示一个集合,其成员都具有某种特性,谓语描述这一特性,而不会改变主语所表示的范围。例(10)中各句的主语“苹果”都表示一个集合,受到谓语的描述后仍然表示同一个集合,这样的谓语就是描写性的。

- (10) a. 苹果红, 叶儿绿。
b. 苹果已经很红了。
c. 苹果红红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描写性就是只对相关成分进行说明,而不改变其所表达事物的范围。如果描写性定语真的存在,其根本特点就是不会改变中心语所表示的范围。中心语所表示的

事物形成一个集合,在受到描写性定语修饰后,整个定中结构仍然表示同一个集合。

4. 关于限制性

赵元任(Chao 1968)关于描写性和限制性定语的论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有赞同的(Huang 1982),也有反对的(Del Gobbo 2003; Zhang 2008)。更多的是部分赞同,但对细节加以修正的(Tsai 1999; Lin 2003)。这些讨论多半借用印-欧语中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定语的对立(Huang 1982; Tsai 1999; Lin 2003),或者是同位性定语与限制性定语这一组概念(Del Gobbo 2003),将描写性定语归结为非限制性定语或同位性定语¹。

非限制性或同位性定语小句,说的是(11a)那种名词性短语后面用逗号隔开的小句。在英语中,这种小句同定语小句有着相似的形式,但只能由wh-关系代词引导,结构上不是中心语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插入语(Lock 2007)。(11a)中men后面的小句不影响men的所指范围,因而是非限制性的。在(11b)中,men表示一个集合,而men who were working twelve hours a day是men的一个子集,整个定中结构的所指范围要比中心语小,这种定语就是限制性的。

- (11) a. Police asked the public to stay away from the men, who were armed and dangerous.
b. We saw the men who were working twelve hours a day.

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这种对立,在许多自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Demirdache 1991)。尽管结构关系和表面形式多种多样,根本区别还是在于限制性定语会缩小中心语所指事物的范围,而非限制性定语不会改变相关集合的范围。

从这一角度观察汉语的定语,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12a)的中心语“花”表示一个颇大的集合。“红”对其进行修饰,形成的复合词表示一个子集,小于中心语的集合。同样地,后面几例定中结构都只能表示“花”的一个子集,其中的定语因此都是限制性的。

- (12) a. 红花
b. 红的花
c. 很红的花
d. 红红的

很显然,无论定语是哪一种形容词,定中结构整体上都表示中心语的一个子集。形容词性定语一定会改变中心语所指事物的范围,并不存在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区别。名词性定语也如此。“木头房子”和“石头房子”的中心语都表示一个大集合,而整个复合词所表示的集合却都要小得多。例(13)中各定中结构的中心语都表示一个大集合,而整个定中结构所表示的集合则都要小得多,这些名词性定语也都是限制性的。

- (13) a. 钢铁构件
b. 镀塑钢铁构件
c. 镀塑钢铁的构件

动词性定语同样如此。无论是“驮炊具和行装的骆驼”,还是“教语文和算术的老师”,中心语都表示一个较大的集合,定中短语则表示一个很小的集合。两个定语都缩小了中心语的所指范围,都是限制性的。

5. 与DP相关的定中结构

关于汉语限制性定语的争论,多半牵涉到DP。Chao(1968)认为“戴眼镜儿的”在例(2)中是描写性的,在例(3)中是限制性的,差别来自“那位”同“戴眼镜儿的”的相对位置。“那位”也可说成“那一位”,所以Lin(2003)用DNC(determiner-numeral-classifier)来表示这一组成分。Huang(1982)基本赞同Chao的观点,但认为例(14)里定中结构的唯一性由直指(deictic)的DNC“那本”确定,定语是非限制性的。例(15)的“那本”表示回指,而定语小句是限制性的,带来了整个定中结构的唯一性。

- (2) 那位戴眼镜儿的先生是谁?
(3) 戴眼镜儿的那位先生是谁?
(14) 那本我昨天买的书
(15) 我昨天买的那本书

Tsai(1999)的看法相反,主张例(16)那种

位置低于 DNC 的定语是限制性的, 而例(17)那种位置高于 DNC 的定语小句为非限制性。

(16) 阿 Q 在写那本大家都会喜欢的书。

(17) 阿 Q 在写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本书。

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定语的限制作用以及 DNC 与补足语的关系。“书”在例(14)中表示一个近乎无穷大的集合, 而“我买的书”则是“书”的一个子集, 所指范围的缩小显然来自定语的修饰作用。“我买的”因而应该是限制性的。这一结论符合 Tsai (1999) 的判断, 也同 Del Gobbo (2003)、Zhang (2008) 以及 Lin (2003) 的主要观点相似。

DNC 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同限制性定语相似。例(2)中“戴眼镜儿的先生”是“先生”的一个子集, 成员可多可少; “那位戴眼镜儿的先生”则是子集的子集, 而且是单一成员集合。集合的进一步缩小是由 DNC “那位”造成的。同样地, 例(14)中的“那本”也起了限制作用, 形成一个单一成员的集合。

DNC 里面的 D 和 NC 还有另外的作用。例(14)之所以能表示明确的、大家都知道的“书”, 靠的是“那”的直指或回指作用; 其单数地位则由“(一)本”造成。不过, 例(15)的“那本书”受“我昨天买的”修饰, 似乎又不像是表示确定的事物。Huang (1982) 解释说, 例(15)的“那”表示回指, 整个短语的唯一性来自定语, 所以“我昨天买的”是限制性的。Lin (2003) 则主张, 如果话语中包含没有明说的信息, 可以通过语义结构中的自由性质变量来表达 (Bach & Cooper 1978)。例(15)就带有这样一个变量, 所以定语小句能起限制作用。

Huang 和 Lin 说的实际上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那”作为限定词, 表示离说话人较远的、需要再次提到的或者现场可见的事物, 也就是表示远指、定指以及回指或直指。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有时候会出现“那”并不表示全部三个意义的状况。在例(18)中, 说话人以为听话人清楚自己的想法, 直接请对方将“那本书”拿来。由于远处的书不止一本, 听话人能明

白“那”的远指及直指意义, 却无法理解其定指意义, 因而要求澄清。在这里, “那本书”表示一个环境中可见的、成员为复数的集合。说话人用“我昨天买的”加以限制, 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Huang (1982) 和 Lin (2003) 说的都是限定词的这一特殊用法。

(18) A: 请把那本书递给我。

B: 哪一本?

A: 我昨天买的那本。

按照这一思路, 例(3)和(15)里的“那”都属于这种情况, 里面的定语小句也是限制性的。

6. 受定语修饰的代词与专有名词

Tsai (1999) 认为例(17)中“大家都会喜欢的”是非限制性的, 主要根据是“那本书”表示一个单一成员集合, 理应不能再被缩小, 其修饰语也就不可能是限制性的。按照这一推理, 例(19)、(20)和(21)中专有名词的修饰语似乎也应该是非限制性的。

(19) 你们会看到跑得更快的刘翔。

(20) 到了山顶才发现, 远看像一位妇人的望夫石更像一棵耸立的大树。

(21) 婆婆眼里的桂荣是个又贤惠又能干的好媳妇。

著名的跨栏运动员刘翔当然只有一个。不过, 他在公开信里请全国人民“相信我还是以前的刘翔”, 然后用例(19)刻画了一个将来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刘翔。很显然, 尽管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刘翔, 但是公开信却从时间上构建了一个至少有三个成员的集合, “跑得更快的刘翔”和“以前的刘翔”都是其中的子集。同样, “望夫石”虽然只有一块, 但例(20)由远至近在空间上构建了一个至少有两个成员的集合, “远看像一位妇人的望夫石”是个子集。例(21)的“桂荣”在婆婆和别人眼中有不同形象, 在认知上形成一个集合, “婆婆眼里的”是其中的子集。就是说, 这几个定语虽然修饰专有名词, 但同样都会缩小中心语的所指范围, 都是限制性的。

例(22)中受修饰的是代词“你”, 也应该是个单一成员集合。不过, 写这首歌的人将倾诉

的对象分成了若干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一个集合,每个有着不同特点的“你”都是一个子集,都是由限制性定语划分出来的。

(22)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一旦受到限制性定语的修饰,专有名词、代词和普通名词的句法特性便大致相同,形成的名词性短语既可能出现在定指短语里,也可能出现在不定指短语里,所以(19')、(21')和(22')都是能说的。

(19') 你们会看到一个跑得更快的刘翔。

(21') 婆婆眼里的那个桂荣是个又贤惠又能干的好媳妇。

(22')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那个同桌的你。

Lin (2003) 并不否认大部分的汉语定语是限制性的,但却觉得表示稳定性质的定语也可以发挥非限制性作用。他的主要依据是例(23)与(24)中定语的语义不同,因而造成了两句话的接受程度不同。Lin 认为,如果定语相当于属性谓语(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就是非限制性的,可以修饰专有名词;如果定语相当于事件谓语(stage-level predicate),就是限制性的,不能修饰专有名词。

(23) 向来不爱读书的小明现在也开始读起书来了。

(24)* 坐在草地上的张三很喜欢抽烟。

例(23)与(24)之间确实存在对立,但却不一定能得出 Lin 的结论。例(23)中“向来不喜欢读书”表示一种稳定的属性,说话人用来修饰“小明”,从认知上形成一个集合,进而讨论其中一个子集。例(24)中“坐在草地上”表示一个偶发事件,说话的人以此来修饰专有名词,从空间和时间上划分出许多个“张三”来,也形成一个集合。很显然,表示稳定不变的属性也好,表示偶发无序的事件也好,定语总是对中心语加以限制。如果中心语表示独一无二的事物,说话人就按照某种条件构建一个集合,然后用定语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

例(24)中的确存在语义冲突,但却不应该完全由定语负责。这里的主语表示一个由偶发

事件区分出来的子集,但谓语却在描写经常发生的行为。如果没有合适的语境,让偶然“坐在草地上”同一直“喜欢抽烟”发生联系,大多数人会觉得有违常理。如果像例(25)那样,主语是由特定事件界定的集合,谓语描写同时出现的偶发情况,句子就很容易接受了。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改动一下例(23)的谓语,例(26)那样的句子同样很难接受。很显然,例(23)和(24)的对立并非完全取决于定语的特性,也不能说明例(23)的定语是非限制性的。

(25) 正在静坐运功的周伯通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26)?? 向来就不爱读书的小明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7. 余论

本文主张汉语的所有定语都是限制性的,但不等于汉语没有对名词性成分进行描写的手段。在例(27)中,“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修饰“英雄”,形成一个“英雄”的子集,用在“是”字句里对主语进行描写,表示“谭千秋”具有这类英雄的地位。整个定中结构的描写作用和定语的限制性并不矛盾。

(27) 谭千秋是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英雄。

名词性成分有时候可以像例(28)那样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像例(29)那样在联合复句中充当谓语,描述承前省略了的主语。可以充当谓语的还有例(30)里那种独立“的”字结构。从表面上看,例(30)中“从纽约来的”似乎在修饰“博士生”,所以方梅(2004)称这类结构为描述性“后置定语”。

(28) 你都三个孩子的爸爸了,还这么爱闹。

(29) 我们都崇敬谭千秋,(他是)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英雄。

(30) 我今年收了个博士生,从纽约来的。

(31) 我今年收了个博士生,从纽约来的美籍华人。

问题在于例(30)并不等于“我今年收了个从纽约来的博士生”,所以“从纽约来的”并不修饰“博士生”。独立“的”字结构修饰的是个没有语音内容的无定代词,相当于英语的 one,其所指来自前文的某个名词性短语(石定栩 2009)。

例(30)那个“从纽约来的”句法地位并不特殊,相当于例(31)的“从纽约来的美籍华人”,也类似于例(29)的“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英雄”,单独抽出来作为一类,在句法分析上利少弊多。

另一方面,各种定语对于中心语的限制性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同样是“纸”的子集,“雪白的纸”显然要比“白纸”小得多。定中结构所表示集合的大小牵涉到很多因素,包括中心语所表示事物集合的大小、单个定语限制作用的程度以及定语的叠加等等。定语所表示的性质涵盖范围有大有小,对中心语的限制程度也就有高有低。在汉语的颜色系统里,“白”是上位概念,“雪白”是下位概念,而江浙方言中的“雪雪白”则是“雪白”的下位概念。如果用这些词语作为“的”字结构的一部分,修饰相同的中心语,就会形成例(32)那样的连续统,集合、子集、子集的子集,一个比一个小。

(32) 纸 > 白的纸 > 雪白的纸 > 雪雪白的纸

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连续统中,如果最初的集合表示一个类别,最下端的子集就可能表示个体。如果要对定语的限制性进行分类的话,限制程度的高低是可能作为标准的,但这要留待以后另文讨论了。

附注:

1. Del Gobbo (2001) 所说的“同位性定语”与朱德熙(1984)所说的“同位性定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非限制性定语,后者是由“的”字结构充当的定语。

参考文献

- Bach, E. & R. Cooper. 1978. The NP-S Analysis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 145-150.
-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l Gobbo, F. 2003. *Appositives at the Interface* [D]. Ph. D. Dissertation. UC Irvine.
- Demirdache, H. 1991. *Resumptive Chains in Restrictive Relatives, Appositives and Dislocation Structures*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 Ph. D. Dissertation. MIT.
- Lin, J. 2003. On restrictive and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in Mandarin Chinese [J].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3: 199-240.
- Loock, J. 2007. Appositive relative claus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336-362.
- Tsai, D. 1999.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M]. London: Routledge.
- Zhang, N. 2008. Gapless relative clauses as clausal licensors of relational nouns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1005-1008.
- 陈宗利、温宾利, 2004, 论现代汉语关系分句的限定性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 76-80.
- 方梅, 2004, 汉语口语后置关系从句研究[A]. 载《中国语文》编辑部(编),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70-78.
- 方梅, 2008, 由背景化触发的两种句法结构——主语零形反指和描写性关系从句[J], 《中国语文》(4): 291-303.
- 房玉清, 2001, 《实用汉语语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甘玉龙、秦克霞, 1993, 《新订现代汉语语法》[M]. 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 黄伯荣、廖序东, 2002, 《现代汉语》(增订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刘月华(编), 1989, 《汉语语法论集》[C].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刘月华、潘文娉、故韡,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陆丙甫, 2003, “的”的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从描写性到区别性再到指称性[J], 《世界汉语教学》(1): 14-29.
- 石定栩, 2009, 无定代词与独立“的”字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2): 83-91.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J], 《语言研究》(1): 83-111.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4, 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J], 《中国语文》(6): 401-403.

收稿日期: 2010-01-18;

修改稿, 2010-02-27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Restrictive and non-restrictive attributives, by SHI Dingx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p. 323

It is a common assumption in the literature on Chinese syntax that Chinese attributiv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restrictive vs. descriptive ones, restrictive vs. non-restrictive ones, or appositive vs. restrictive one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a nominal compound or a complex nominal phrase in Chinese always denotes a subset of the set represented by the head nominal. The attributive in Chinese is always restrictive.

A topical analysis of surface unaccusative structures, by MEI Deming & HAN Weifeng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p. 329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Surface Unaccusative Structures, i. e. passive structure, existential structure and unergative verbal structure. It proposes that the NP in the subject position be analyzed as base-generated Topic, which governs and commands the retained object position and assigns genitive case to its specifier. The whole process of generation involves no movement. The theory has a stronger explanatory force since it conforms to the cognitive rul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by ZHANG Zhen'ai & WANG Kef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1, China), p. 345

The findings from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n education concept, curriculum, cooperation and talents training. On the one hand, the strategy promotes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orea and boosts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urn stimulates the peoples' need for English and spurs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input to enhanc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 by WEN Qiufang, WANG Haimei, WANG Jianqing, ZHAO Cairan & LIU Yanpi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89, China), p. 350

The paper repor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tween English majors and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 in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testifying whether the English majors are inferior to the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 i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2189 first-year, second-year and third-year students from 11 universities and 14 specialti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where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take a critical thinking test. In the data analysis, three comparisons were made to find out the overa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grade and the patterns of difference across the three grad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generally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of the first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econd one, but the gap diminishes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de. Both groups were shown significant progress across the grade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first group is slower,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group whose critical period was between the 2nd and 3rd year.

A Corpus-based study of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classroom discourse markers, by ZHANG Huiping & LIU Yong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p. 356

Discourse marker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discourses as interlanguage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making a high quality class. The current corpus-based research Chi-square tested the frequency of discourse markers used in two parallel corpora, and contrastively analyzed the reasons in term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discourse markers used by Chinese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re normal-used, about one third low-used, and nearly one tenth over-used, which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in terms of the flexibility, correct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discourse marker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elf correction, which facilitates them in finding the deficiency in oral expression, and enlighten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ammatical collocations of verbs in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 by CHEN Guohua (Na-